

刘庆邦

刘庆邦
著

平原上的歌谣

中国当代作家长篇短篇小说典藏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

平原上的歌谣

刘庆邦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原上的歌谣/刘庆邦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4.6

(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559-0038-2

I.①平… II.①刘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5124 号

选题策划 陈 静
责任编辑 张恩丽
责任校对 陈 炜
装帧设计 刘运来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.5
字 数 269 000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录

1 第一章

47 第二章

82 第三章

122 第四章

153 第五章

194 第六章

226 第七章

46

81

121

152

193

225

262

-297-

第九章

—

-334

-263-

第八章

—

-296-

第一章

小白鸡儿，皮儿薄，

杀我不如杀那鹅。

那鹅说，疙瘩冠儿，脖子长，

杀我不如杀那羊。

那羊说，四个蹄子朝前走，

杀我不如杀那狗。

那狗说，我夜晚看家，白天喉咙哑，

杀我不如杀那马。

马的鼻子秃噜噜，

说杀我不如杀那猪。

一瓢泔水两瓢糠，

一刀下去见阎王。

1. 牛

饲养员文钟祥睡觉轻,是醒睡。外面走过一阵风,风把房坡上的散雪粒子带下来,滑过屋檐下的冰条子,擦着门板,落在门前的冻地上。一只黄鼠狼,轻手轻脚潜过来,到门前立起身子,两只前爪人手一样扒着门缝往里瞅。黄鼠狼大概没瞅到什么让它感兴趣的、可偷吃的东西,身子往下一扑,同时小腰一扭,来个一百八十度转体,跑走了。后半夜,不知是周围哪个村庄,会隐隐约约传来一两声鸡鸣。在这些情况下,文钟祥都会醒。他醒来后并不一定睁眼。屋里黑得实填,要是不点灯,就是睁开眼,还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。文钟祥的眼皮虽没张开,但他的脑子却睁开了眼,两只耳朵似乎也睁大了眼。脑子睁开眼,等于说他的脑子一下子就清亮了。耳朵睁大眼呢,是说他的耳朵能在黑夜里大体代替眼睛的功能。这个饲养室里一共有五头牛,两头驴。文钟祥一听,就知道哪个牲口站着,哪个牲口卧着;哪头牛在睡觉,哪头牛在倒沫。他甚至能判断出哪头牛在拉屎,哪头驴在撒尿。根据牛拉屎的稀稠程度和驴撒尿的长短断续情况,他对每头牲口的健康情况也有一定的掌握。听听牲口们各在各的位置,都在槽头拴着,没什么事,他迷迷糊糊又睡着了。

文钟祥还养成了起夜的习惯。不论是骡马等大牲口、快牲口,还是牛驴等小牲口、慢牲口,夜里都要喂草添料。马无夜草不肥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以前,在草料充足的情况下,他每夜都要起来三次,给牲口撒料拌草。哪怕是数九寒天、大雪飘飘之夜,他照样披衣起来,从不间断。草是用大铡刀铡碎的麦草,在粗荆条编制的大草筐里盛着。门后放一口有大半缸清水的大水缸,给牲口喂草时,须把麦草放进水里淘淘,把尘土和其他杂质淘洗掉。然后用一把特大号的铁笨篱,把麦草捞出来,控控水,才能倒进木槽里。把过水的麦草倒进木槽后,

牲口并不急着吃，它们把鼻子伸进槽里闻闻，又把头抬起来了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等他往草里撒料。料是黄豆掺黑豆炒熟后，上石磨磨成的香料。料磨得不粗不细，香气扑鼻。香料在饲养室床下的布袋里放着，每拌一和草，他就往草里撒一两把香料。香料好比是牲口吃饭时佐餐的佳肴，又好比牲口身体所需的养分主要是在香料里，所以牲口对香料格外欢迎。往往是他刚把香料撒进槽里，香料还浮在草面上，他还未及用拌草棍把香料和麦草拌匀，牲口就埋下头，伸长舌头，一裹一裹地吃开了。让它们这样吃可不行，它们只把表面的一层香料吃完就不吃了，等着他再次撒香料。文钟祥的拌草棍必须和牲口的快嘴抢时间。他一手抓着香料，一手提着拌草料，几乎是撒下香料的同时，他的拌草棍就迅速跟上去，开始搅拌。他得把香料和麦草拌均、拌匀，使每一片麦草都沾上一点点香料，让麦草变成香草。这样，牲口就分不清哪是香料，哪是麦草，在吃香料的同时，顺便就把麦草吃下去了。每次拌草，他都会受到一些干扰。牲口因贪吃香料，牛头驴脸总是埋在木槽里，不肯抬起来。他舍不得拿拌草棍在牲口头上敲一下，只好把牛头驴脸和香料麦草一块儿拌。久而久之，牲口们好像习惯这样了，以为饲养员在跟它们闹着玩，尽管他拌得幅度较大，把牛驴的嘴脸拌得咩里咩当的，牲口们不但一点也不生气，相反，他拌得越快，牲口们似乎吃得越香，吃得越欢。

现在牲口的口粮短缺了，夜里不再给牲口喂草，更谈不上给牲口喂香料。按说文钟祥夜里不必起床了，睡不着也没关系，只管躺在床上就是了。他身上的热量也很有限，躺在床上的被窝里不动，至少可以省下一些热量。往年冬天，饲养室里是生火的。从牲口草里筛出一些根根棒棒，加上从槽里清理出来的牲口吃剩下的草渣子，堆在一起就可以生一笼火。他们生的是暗火，不是明火，是文火，不是武火，所取的是烟暖。屋里有点热乎气儿，冻不着牲口就行了。牲口草一紧缩，连粗草根棒都给牲口吃了，当然不能再生火。屋里很冷，水缸里结了

一层薄冰。牲口铺下新垫的细土，似乎也上了冻。在这样的寒夜里，文钟祥每晚照样要起夜两三次。他披着棉袄，穿上用芦苇缨子勒成的草鞋，摸黑到牲口槽前站站，听听牲口的呼吸。有的牲口在槽后站着，他就伸手把牲口的脸摸一摸。他摸到牲口的眼睛，大眼睛就一阵眨巴，眼睫毛把他的手心刮得痒痒的。他摸到牲口的嘴，牲口大概以为饲养员要喂它吃的，就伸出舌头舔他的手。他有些抱歉似的，把牲口的嘴角轻轻拍拍，安慰说：“睡吧，睡吧，肚子是盘磨，不动就不饿。”每次起来，他都冻得肚皮发紧，手脚发凉，哆里哆嗦。

跟文钟祥一块儿当饲养员的，还有一个老国叔。老国叔辈分比他长，岁数比他大，身体比较弱。老国叔想吸口烟，烟叶儿没有了。他想买点新烟叶儿，到处都买不着。找几片枯干的茄子叶儿代替，茄子叶儿也吸完了。心爱的烟袋虽然还拿在手里，但烟荷包是空的，烟袋锅是空的，月白的玉石烟嘴是凉的。几十年了，老国叔好的就是这口儿烟，如今这口儿烟断顿了，吸不成了。没办法，烟瘾一上来，老国叔就把烟嘴儿含在嘴里，吸一吸空烟袋。他吸得吸哈吸哈，大拇指在铜烟袋锅的锅口上一下一下按着，好像烟装得太满，一见火会胀出来似的，又好像他吸得很过瘾似的。其实呢，他这种吸空烟管的办法，哄得了自己的嘴，却哄不了自己的烟瘾。烟瘾精明得很，仿佛早就站在了老国叔的对立面，体察着老国叔的一举一动。老国叔刚把烟嘴儿从嘴里拔出来，烟瘾就不干了，仿佛在说：“你这个老头子，你哄谁呢！”烟瘾惩罚老国叔的办法，就是让老国叔张嘴，打哈欠。他一次接一次张嘴，嘴张得又圆又大，似乎连咽喉都露出来了。他不想张嘴也得张，像是自己管不了自己。每次把嘴张大，他都要涌出两眼泪。流泪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痛苦，多么伤心。定是上嘴脖子往上举时，因肌肉相挤，把他的泪囊挤到了，眼泪就溢出来了。他老是张嘴，就老是溢眼泪，显得眼泪汪汪，双眼一天到晚都红红的。这使老国叔看上去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，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可怜的老人。天一落黑，老国叔就把被筒子一头用裤腰带扎

上,退着身子钻进被筒子里睡觉。文钟祥跟他同睡一张床,他让文钟祥也睡,说不睡觉干什么呢!他也不支持文钟祥夜里再起床,起不起都一样,何必受那个冻呢!文钟祥每次起来都轻轻的,尽量不弄出动静,以免影响老国叔做吸烟的梦。

这天后半夜天将明时,文钟祥听见牲口铺里闷响了一声,他一下子就醒了。一醒他就坐起来了。他马上得出判断,是那头黄牯牛摔倒了。

老国叔也被惊醒了,他嗯了一声,大概以为那响声是文钟祥在喊他。

文钟祥让老国叔接着睡,他起来看看。

老国叔也睡不着了,他醒来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咳嗽。长期吸旱烟,一定是把他的肺管子熏出毛病来了,如同管不住自己犯烟瘾时张嘴巴打哈欠一样,每次醒来,他也管不住自己的咳嗽。他咳得很响,很厉害,每次咳嗽,他的肚皮都往里贴,肋骨都往外凸。趁咳嗽的间隙,他说:“我给你点上灯。”洋火由精致的小盒变成粗糙的大盒,每盒洋火从两分钱涨到两块钱,队里已买不起洋火。老国叔跟队长文钟山说过多次,让队长给饲养室里买盒洋火。队长也答应了,说好好。可队长答应得挺好,就是买不来洋火。没办法,老国叔只好把闲置已久的火镰子火石捡起来了,重新在铁石里取火。看来铁和石头是可靠的,不管把它们冷落多久,它们胸腔里仍然包着火,火在它们心里永远存在着,把它们两相一擦,灿烂的火花霎时就冒出来了。人们误解了铁石的心肠,铁石的心肠不是冷的,是火热的。老国叔把一小块火石贴在纸煤子上,拿火镰子快速地在火石上擦,每擦一下,就溅出几朵火花。在黑夜里,火花像是飞舞的,嚓一朵,嚓一朵,像金色的蜜蜂一样。老国叔擦了好几下,火花才落在纸煤子上,并把纸煤子引燃了。老国叔把纸煤子摇一摇,让纸煤子上的火洒得大些,然后用嘴一吹,明火就出现了。老国叔把煤油灯点亮时,文钟祥已来到牛槽后边,顺着拴在槽架上的牛绳,摸到了牛鼻圈子。这头牛果然是那头黄牯牛。他把牛鼻圈子向上拉了

拉,觉得手上很沉,像满满一筒水一样沉。被人类当做活儿的工具使用千年万年,牛是很驯服的,也是很识号儿的。牛的身体若是正常,他轻轻一拉绳子,牛呼隆一下就站起来了。他拉牛,牛不动,说明牛的身体有问题了。

老国叔也从床上下来了,把煤油灯端过来,照到了黄牯牛的头。黄牯牛的眼皮微微颤着,欲开欲合。把两位饲养员惊动,它似乎有些不安,仿佛在说:“这是怎么搞的呢?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。”

老国叔说:“毁了,黄牯牛饿坏了,饿趴架了。”

可不是嘛,已经好几天了,队里没了麦草,也断了料,牲口的身体每天只靠一点碎豆秆豆荚维持着。牛的嘴大胃大,吃得多,屙得多,只吃那点东西,怎么能不饿!怎么能撑得住架!老国叔把煤油灯放在木槽一角,让文钟祥到黄牯牛后面拽牛的尾巴,他在前面拉牛的鼻子,试试能不能把牛拉站起来。老国叔上身披着棉袄,下身光着身子,连个裤衩都没穿。老国叔很瘦,两条腿都没有支牲口槽的木架子腿粗,腿上骨节突出,松皮拉沓。老国叔的阳物枯缩得几乎看不见了,可见的是一片灰白的干毛,如一丛秋后的杂草。披着棉袄拉牛不方便,老国叔把棉袄穿上了。文钟祥也把棉袄穿上了,他下面穿的有裤衩子。一人拉住了牛的铁鼻圈子,一人拽定了牛的尾巴根子,老国叔喊着:“起!起!”二人一起往上拽。黄牯牛定是感到了两个饲养员要帮它站起来,它愿意配合饲养员的好意,也很想站起来。它把腿弓起来了,蹄子蹬住了地皮。可它一蹬一滑,两次努力都失败了。黄牯牛喘气有些粗,大眼睛里也似乎有了泪光,它仿佛在说:“让两位受累了,对不起,对不起!”老国叔和文钟祥都没有松手。老国叔把黄牯牛的鼻子拉长了,把黄牯牛的眼睛拉得也有些翻白。文钟祥把黄牯牛的尾巴拽得咯咯吱吱的。黄牯牛不是一只羊,靠两个人的力量把黄牯牛弄起来是不可能的。老国叔手在发抖,快要坚持不住了。文钟祥的脸也有些变色。老国叔把牛鼻子放下了,说算了,再折腾一会儿,他俩也得累趴架。老国叔的意见,等天亮

了去报告队长文钟山,看看文钟山有什么办法。

2. 草

天刚灰灰的,文钟祥就把队长叫到饲养室来了。天冷,队长缩在被窝里不想起来。文钟祥喊了他好几声钟山,钟山,他装作还没睡醒,不答应。老婆在被窝那头蹬了他两脚,他才嗯了一声,说天还没明嘛,有什么事。文钟祥没把黄牯牛的情况说得很严重,没说黄牯牛饿趴架了,只说黄牯牛站不起来了。队长说:“知道了,站不起来,让它卧着。卧死他个丈人,死了吃肉!”话虽这么说,他还是起来了。老婆用脚蹬了他,临起床时,他报复性地在老婆屁股瓣子上拧了一把,把老婆拧得直吸牙。

来到饲养室,队长用他的脚踢黄牯牛脚,说:“起来,起来!装什么赖,你他妈的不要装赖!”队长踢黄牯牛脚,它的脚没什么反应。倒是它的眼睛有所反应,慢慢转过眼睛,看了队长一眼。它的目光甚是平静,还有那么一点茫然,好像对队长用脚踢它并不反感。

队长对黄牯牛还有话说:“你不是很能嘛,我叫你能!这下你不能了吧!”

队长说黄牯牛能,指的是黄牯牛过去所具有的强大的能力,是黄牯牛的当年勇。那时节,黄牯牛身子长长,肌肉结实,目光炯炯,四蹄生风,称得上八面威风。黄牯牛的毛不长,但它浑身油亮,阴天晴天身上都放着光。黄牯牛力大无比。要是用马力换算,黄牯牛的力量至少抵得上三匹马力。在豆茬地里犁地,一般的牲口一张犁要套上三头。而黄牯牛,只套上它自己就能把犁子拉得呼呼的。若是载重的大车轮子陷进松软的地里,人人都会想到黄牯牛,说把那家伙牵来。黄牯牛被人牵来套上了,它果然不负众望,塌下腰,绷紧腿,低下头,挺直肩,两只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,一鼓作气就把大车拉出来了,拉上了正轨。喜人

的是黄牝牛屁股下面的两个蛋子，它们向下坠着，大得简直像两个生茄子。更漂亮的是黄牝牛肚子下面的一缕红毛，红毛长在黄牝牛牛盛的出口处，它是牛盛的一个外在标志。红毛长长的，远看像一簇火苗子，像红缨枪的红缨子，被风吹动的时候，还像一面旗帜。在黄牝牛精力旺盛期，它简直见不得母牛，只要一得到接近母牛的机会，不管人家走犊不走犊，它都要往母牛身上跳，并把牛盛嗖地打出来，在母牛后面乱戳一气。它的牛盛又粗又长又红，恐怕三根最长的胡萝卜接起来，都比不上它的一根牛盛长。它的牛盛还湿漉漉的，一打出来就直滴水儿。把它从母牛身边拉开，单独拴在一根桩子上，它的牛盛仍不老实，头一红一露的，老是在跃跃欲试。因精力过剩和精水儿外溢，牛盛出口处的那一缕红毛很少有干爽的时候，总是粘在一起。牝牛这个时期的表现，被人们说成爱打横炮，使横劲。它们一使横劲，拉犁拉耙就不上心了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往往要对牝牛采取措施。所谓采取措施，就是把牝牛的牛盛灭掉，使牝牛变成犍牛，让牛盛永远盛不起来。灭掉牛盛的办法有两种：一种是用利刀子割，也叫阉割；另一种办法是用棒槌捶。用刀子割倒还利索，在牝牛的蛋皮上拉个口儿，三下五除二，把两枚硕大的蛋子儿挤出来就是了。用棒槌捶麻烦些，对牝牛来说，也显得残酷些。捶牝牛时，须用绳索把牝牛的四条腿都固定住，把牝牛的头也固定住，然后有专门的捶牛师操槌，将牛蛋子上面的输精管下面垫上硬物，一槌一槌地往输精管上面捶。牝牛的输精管跟蛋子儿扯扯连连，圆圆的，瓜秧般粗细。捶牛师要把那些管子捶扁，捶劈，捶浸血，捶得粘连在一起，使输精管彻底堵塞，一点都不透气。人类这么干，给牛类造成的痛苦和悲哀可想而知。捶牛师每捶一下，牝牛的身体都拘挛一下，都发出一声惨叫。捶到后来，牝牛的全身都在颤抖，眼里滚出大滴大滴的眼泪。捶牛师用手指捻捻，觉得牝牛的输精管像纸一样薄了，几乎摸不到了，才不捶了。捶牛师还要在浸血处抹点香油，并包上一块生白布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刚捶过头几天，牛的蛋子都会发肿，肿得像灯笼一样。

再过几天,牛的蛋子会慢慢消肿。消肿后的蛋子会很快萎缩,由茄子大小变成核桃大小。缺少了蛋子和精子的支持,牛盛再也打不出来,只剩下撒尿的功能。如同男人变成了太监,这时的牛就完成了从牯牛到犍牛的过渡,它们变得驯服、温驯,心无旁骛,看见母牛跟没看见一样。

这头黄牯牛本来也要捶的,因队长见它生得排场、漂亮,跟专事配种的苗子牛也差不多,就饶过了它。反正队里的母牛每年都要走犊,都要配种,到镇上找别的苗子牛给母牛配种,还得花钱。不如把黄牯牛的种子留着,让黄牯牛当个业余苗子牛。应该说黄牯牛做了不少风流事,子女也有十几个。远的不说,就在去年春天,黄牯牛的牛盛还是雄赳赳的,还在为母牛配种。夏天拉着大车去公社粮站缴公粮时,驾辕子的是它,脑门戴一朵大红花的也是它,黄牯牛够风光了。可是,一没了草吃,黄牯牛就成这样了,就躺倒不干了。

队长让文钟祥拿把麦秸,引引黄牯牛。

文钟祥说没麦秸了,只有一点豆角皮子。

队长不悦,说:“没麦秸为啥不早点说呢?”

老国叔说:“怎么没跟你说?大前天我就跟你说没麦秸了,你说没麦秸你也没办法,你又不会屙麦秸。你还说先顾人的嘴要紧。”

队长说:“人的嘴要顾,牲口的嘴也要顾。不能因为牲口的嘴大,牲口是哑巴,就糊弄它们。”他打了一个手势,不让两个饲养员再说话,让文钟祥去找几个人来,把黄牯牛抬起来再说。文钟祥问他都找谁。他说:“多喊几个人,把那几个地主富农羔子都叫来!”

地主富农家的几个年轻人来到后,队长的表情严厉得很,训斥说:“你们空着手来干啥?以为让你们吃烧饼来了,吃牛屎都没有。去,找两根杠子来!”

木杠子扛来了,队长指挥他们,有的牵牛鼻子,有的拽牛尾巴,有的推牛腰,有的扳牛肚子,把牛肚子下面抬开一条缝隙,将两根杠子从肚子下面横穿过去,

一根杠子穿在后腿的前面,另一根杠子穿在前腿后面。杠子穿停当后,队长喊着“起,起”的号子,让那些人把黄牯牛往上抬。人怕卧床,牛怕卧铺,第一步他必须让牛先站起来。黄牯牛的四条腿使不上劲了,他就借助人的两条腿帮一帮黄牯牛。一个人两条腿,找来四个人就是八条腿。加上老国叔和文钟祥的四条腿,就是十二条腿,是黄牯牛四条腿的三倍。三条人腿帮助一条牛腿,应该差不多。黄牯牛一声也不吭,它好像已经看到了最终结果,表情有些无所谓。硬让它站起来,它不反对,也不感激。既然都这样了,站不站起来,又能怎么样呢!那些被队长称为地主富农羔子的人也不说话,他们都低着头,队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甚至连看队长一眼都不敢。他们的父辈被命名为地主富农分子,在哪里都是低着头。他们不知不觉就学会了,遇人先低头,遇事先低眉。他们这里,母羊生了小羊,小羊才被称为羔子。还有刚出壳的小王八,才被称为王八羔子。他们的待遇跟小羊和小王八是一样的,也被称为羔子。称为羔子,而不是称为孩子,说明他们一出生就被打入另册,归入另类,人家就没把他们当人看待。他们的表情跟趴架的黄牯牛是一样的。在队长的指挥下,他们抱着杠子头,总算把黄牯牛抬起来了。队长不让他们撒杠子,不许他们撒手,命他们再抬一会儿。停了一会儿,确认黄牯牛已经站稳了,队长才让他们把杠子松下来试试。不料他们刚把杠子离开黄牯牛的肚皮,黄牯牛的四肢就开始发抖,就有些摇摇欲坠。如果黄牯牛再次倒下,再次趴架,就危险了。这次不等队长发话,他们抢救似的又把杠子抬紧了。一帮人抬着一头牛,像是抬着一顶牛形的轿子,或许牛本身就是坐轿子的,这是一种特殊的景观。黄牯牛已丑得不成样子。它的腿变得很细,腿骨向上顶着,把牛皮顶得老高。它的屁股原来是圆的,现在成了尖的,跟猴子的屁股差不多。它身上早失去昔日的光亮,暗得黑一块,灰一块。可它的肚子却不小。没了吃的,它的肚子不但没有瘪下去,似乎还胀大了,如一面巨大的牛皮鼓,一拍嘣嘣的。就是这样病态的、夸张的大肚子,丑化了黄牯牛的身

体,使黄牯牛的身体变了形,它的四条细腿好像支撑不起这样的大肚子。

作为对比,那些抬牛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们都穿着打补丁的棉衣。有的人棉衣还开了花子,露出了里面的破套子。他们的脸都是青灰色,头颅都显得很大,脖子显得很细。他们的眼睛都有些塌坑,眼睑有些下拉,眼白露了出来。由于寒冷和用力,他们身上在打战,牙齿在打战,有人还流出了清水鼻涕。看样子,他们抬不成“轿子”了,也快要支持不住了。

这样抬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队长还有办法,他让人找来一只抬河泥用的帆布兜子,从下面像戴兜肚儿一样把黄牯牛的肚子兜住了,又上面把帆布兜子的绳子系在了房梁上。你不想承认也不行,队长文钟山的确很有想象力,也很有创造力,他就这样把黄牯牛吊起来了。黄牯牛不是在上吊,吊住的是牛的肚子,不是牛的脖子。帆布兜子很结实,梁头的承重能力也很强,这下黄牯牛不会倒下来了。黄牯牛生来是犁地、耙地、拉车和配种的,这会儿却被吊起来了,成了“梁上君子”。黄牯牛的样子不光是千古奇观,还有一点滑稽。队长对自己的创造也颇为得意,乐得把眼都眯上了。他不再把黄牯牛叫成丈人了,亲切地把黄牯牛叫成小舅子,说:“我看你个小舅子还卧,这下你卧不下去了吧!”

下一步,队长开始解决牲口缺草的问题。他手持一只铁皮做成的喇叭,把元宝形的喇叭口对着嘴,在村里转着吆喝。喇叭的聚音效果还可以,只是听起来有些瓮声瓮气。他吆喝道:社员们请注意,社员们请注意,为了保证队里的牲口有吃的,谁家有草都要交出来,交到队里的饲养室。别管麦草、谷草、稻草,只要是草就行。实在没有草,柴火饲养室也收。吆喝了两圈,队长到饲养室看看,没有一户人家到饲养室送草。村街上很冷清,有水的地方结成一块一块的白冰。那些冰都很薄,下面都是空的,脚一踩,咔嚓就碎了。碎冰下面呈现的是黄黄的稀泥。一两只干瘦的麻雀落下来,在冻地上蹦了几蹦,大概一无所获,又飞到房坡上了。房坡上还有一些残雪没有化尽,雪冻成了冰,冰角干得翘了起来。

这个村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，房顶上苫的倒有一层草，不是麦草，就是淮草。要是把房顶上的草揭下来，铡巴铡巴，或许够队里的牲口吃一春的。可是，揭了房上的草，房子露了天，人怎么办？没有了那一层草，人不被冻死才怪。顺房坡往下看，到了房檐那里，就是一排参差不齐的冰条子。冰条子倒是又粗又长，可冰条子有什么用呢？除了给肚里无食的人们增加寒冷感和恐惧感，冰条子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
队长再次到村里吆喝，就变了口气。他说：“大家都听好喽，这个这个，往队里交草，靠的是自觉。愿不愿交草，就看你觉悟高低。你家里有草，不交也没关系，一会儿基干民兵就到各家去搜。要是在你家里搜到了草，就别怪队里对你不客气！”

文钟祥从饲养室回家去了，他一进家就乱瞅，看哪里有草。他是队里的饲养员，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责任把家里的草交出来。真遗憾，他把床前门后瞅了个遍，没瞅见一点称得上是草的东西。他家隔开里间外间屋的有一道箔篱子，箔篱子是用高粱秆做成的，高粱秆都是光棍，不能算是草。他家的床上有一张席子，席子是用苇篾子编成的，也不具备一点草的性质。把苇席切得再碎，牲口也不会吃。这就奇了，在人们不需要草的时候，好像满世界都是草，谁都不把草放在眼里。人们嫌草太多，还烦草，骂草。现在需要草，却寻不见草了，仿佛所有的草都在一夜之间躲了起来，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。文钟祥自己找不到草，就问妻子魏月明，家里哪地方有草。

魏月明也听到了队长的吆喝，也正在为草的事情犯琢磨。她说：“这儿找那儿找，乱找什么呀，你自己身上不是有草嘛。”

文钟祥一时不能明白妻子的话意，眼睛眨着，有些愣怔。见妻子笑了一下，他才明白了。有一次，他光着身子在被窝里抱儿子，让儿子坐在他的大腿上。儿子不好好坐，老是挣着身子想逃跑。他刚把儿子按坐在自己的大腿处，儿子